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

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

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周人問桓公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

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

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

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

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

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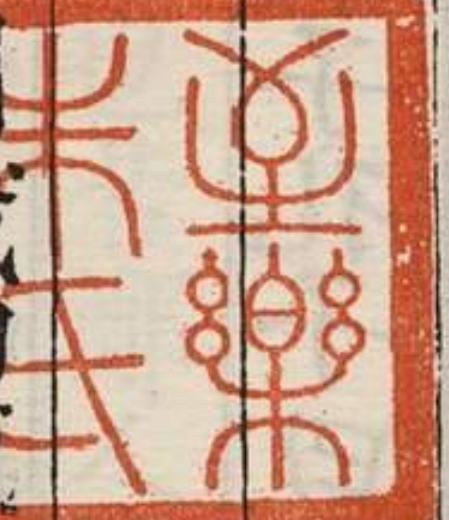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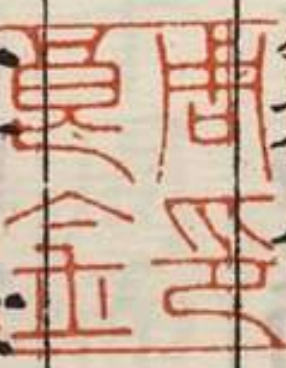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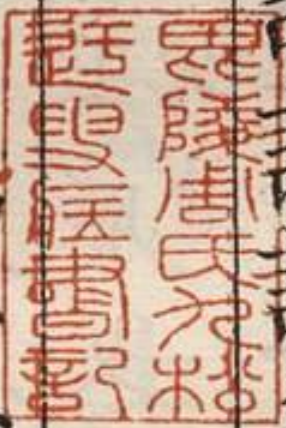
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

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

緇側基反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

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



二一七八

讀詩記卷八

胡元

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

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程氏曰：宜言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

入為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蘇尊

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

桓公武公之為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

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為子更為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粢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粢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音席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

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

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驅斤

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起音。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

五家為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折傍，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

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

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

○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疆忍之木

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

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

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甲治兵以出

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美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

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

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

下繩

馬執轡如組

音祖

兩驂如舞叔

在藪

素口反

火烈具舉禮

音祖

裼

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

將

七羊反

叔無狃

女九反

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摠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毛氏曰叔之從

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

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

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

其言舞者數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

毛氏曰具俱也。禮禘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禮禘脫衣見體曰肉袒

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

舉䟽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

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

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

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

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數

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

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

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駟駟是駟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

兩服。服故言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朱氏

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氏曰鴈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

○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

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

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音冰忌抑音亮

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鵠郭璞曰今所謂鳥驄馬齊首馬首

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

盛也慢遲罕希也棚所以覆矢孔氏曰棚左傳作冰箭筈蓋也

鬯弓弣吐刀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而納之弣○朱氏曰鬯弓囊

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

者蓋矢弣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

此且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

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

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

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

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

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烏路而欲遠于萬之不能使高克將子正兵而

禦魚呂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翔河上。久而不

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

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

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

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

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二矛。莫侯重。直龍英河

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

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

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

○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

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

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

○毛氏曰重英有英飾

也

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

羽○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

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

表驕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

釋文

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麤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

○釋

文云韓詩喬作鵠

清人在軸

音逐駟介陶陶

徒報反

左旋右抽

音敕由反

中軍

作好

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

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亦應不

甚相遠

○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

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

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

者在左

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

土刀反

搯者拔兵刃以

習擊手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

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

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羔

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

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

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縮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

豹袖禮君用純物臣孔甚也司主也下之故袖飾異皮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

兮

毛氏曰宴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

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

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朱氏

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執子之祛兮。無我惡烏路兮。不

憲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擊祛起居袂反也。孔氏

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

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

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

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赬市由兮。不憲好

呼報也

毛氏曰赬棄也。孔氏曰赬與醜古今○蘇氏曰

字醜惡可棄之物

好舊曰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
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
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憲故也。
不憲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
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
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旦反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

翱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

也。孔氏曰司弓矢。繳矢。弗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繳。弗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

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增音增。菲扶弗反。夫婦相敬覺以

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敬言其夫而士曰昧

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

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

以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

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

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

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

詩經卷之八

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

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

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

之；知子之好呼報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

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

之類。朱氏曰：珩，佩之半璧，繫於兩旁之下，垂三道，貫以

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

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鑿燧箴莞枌悅凡可佩之物也○壙卑民反
也鑿燧為反燧徐醉反莞忘緩反枌敷文反悅所
類問遺反尹季也孔氏曰曲禮去凡以苞苴篚筥
子貢皆遺人○鄭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張氏
物謂之問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

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

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

鄭莊公也

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去公之未婚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

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其甚追念

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

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

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

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

餐食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如字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

孟姜洵反恤旬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反魚敬同車也

鄭氏曰女始乘車墾御輪三周御者代墾

舜木槿音謹也

孔氏曰朝生暮落其華

佩有瓊琚所以納間

孔氏曰納衆王與珩上下之間

孟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

毛氏曰都閑也

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

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七羊反彼

孟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

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

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

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

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

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

也愚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

華菡萏

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

釋文曰：橋本亦作喬。

○鄭氏曰：游

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

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

放縱陸機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葑草也。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

美著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

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

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

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

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三二日一
讀詩記卷八
一九
燕時

摯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摯，槁也。苦老反。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月、隕、摯、傳。

云摯落也。則落葉謂之摯。○蘇氏曰：木槁則其摯懼風，風至

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摯槁也。○鄭

氏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

倡矣，則我將和之。

摯兮摯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

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摯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命也。

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

三百十八

讀詩記卷八

二

去來時

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丹

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

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

起連反

裳思見正也狂童恣

資利反

行

下孟反

國人思

大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二十

讀詩記卷八

二十一

蔡錫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

童之狂也且

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漕云漕水出鄭。

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蒲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

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蒲。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反於既錦褰反苦迨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子與

行

鄭氏曰褰禪音丹也蓋以禪縠反戶木為之中衣裳

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

妻嫁服也士妻紉反側基衣纁反許云衽反如鹽叔兮

伯兮駕子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

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

讀詩言卷八 秦革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

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

俱用錦皆有褰故互言之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蘆反力於在阪反音其室則邇其人甚

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反吐鼎者茹

蘆茅蒐反所留也町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爾

雅曰陂彼宜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朱氏曰

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

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

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墀作壇曰依字當作

墀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

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即就也○朱氏曰門之

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

二百九十七 讀詩記卷八 二十四 卷八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皆音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

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

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

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東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喑喑也。

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去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

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

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

二二二八 讀詩記卷八 二十五 蔡和

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

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

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

人莫不肆情廢情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

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

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教之顧顛沛於末流以紆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

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

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

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

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

○董氏曰。石經作子衿。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

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如充珉。亡巾而青組。

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璫。玟而緼。組綬。此去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三四四 讀詩記卷八 二十六 蔡和

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

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

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

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

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

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

作達。石經挑作艾。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兄弟。維予與女。無信

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

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

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

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

二百一

讀詩記卷一八

二十七

胡元

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

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

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

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

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

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高渠

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

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

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反衣

四十五

讀詩卷八

二十八

胡

衣綦

反巨基

巾聊樂

音落

我負

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

孔氏曰縞細繒也

綦巾

蒼艾色○孔氏曰云負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

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

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思保其

室家以相樂也

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

亦絕去且得少○釋文曰負韓詩作媿

出其闈

音音

閣

音音

有女如荼

音音

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

反子徐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闡曲城也闡城臺也

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

者謂之闡茶英茶也

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茶苦菜

又有茶委葉卍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

與此箋皆去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

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英是

白貌吳王夫差黃地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

羽之增望之如茶韋昭云茅茶秀亦以白色為

茶如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

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

野有蔓草

音萬

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

三十六

詩記卷八

三九

鄧發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

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徒端反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

於阮反

兮邂逅

戶懈反

逅

胡豆反

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

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

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

邂逅相遇於
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如羊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

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

側巾

洧

于軌

刺亂也

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

大行莫之能救焉

王氏曰着惡之心莫不有之而

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

詩言言

三十

金

為可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

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

者焉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

古顏

兮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

子餘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息旬

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

時灼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

鄭氏曰

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

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

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

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

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

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

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男女相棄

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

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溱

洧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

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

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

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

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

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

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

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

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

丘

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

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其封域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

州岱山之陰維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

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身豈齊之

變風始作。蘇氏曰大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

齊為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言戒相成之道焉

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言戒其夫之辭曰雞既

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

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君

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為

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又曰東方

明則夫人纏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纏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引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

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

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蘇氏曰子豈

詩記九 二 蔡輝

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

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

庶子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

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

歸矣無庶子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

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

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乃刀反之間哉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許全兮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徂山名從逐也獸三歲

子八十一

詩詩記卷九

三

鄭氏

曰肩儂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謂我儂與豆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

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

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顏師

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嶼山名也字或

作徂亦作嶼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徂崔靈恩集注本作嶼董

氏曰考於地記嶼徂嶼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儂韓

詩作媿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狷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狼牡獯反手丸牡狼舍人曰狼牡名獯牡

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董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

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

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縣音瑱吐遍者或名

為統孔氏曰統即今之條繩用雜絲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統都覽反。

○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

以瓊華者謂縣統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

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

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

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

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

後不宜分為異人

三十一 前漢地理志卷九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

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

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乎

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鄭氏曰黃紘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三子八十四

讀詩記卷九

一六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

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

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

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履我發兮。他達反今在我闥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闥，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

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三百

讀詩記卷九

一七

蔡聲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

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

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群臣促遽顛倒衣裳。群臣之朝。別色始入。群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二百八十五 讀記卷九 一八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躩知其為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

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

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

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

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

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

讀書

讀詩記卷九

九

秦泰

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

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

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

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

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

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

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

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

未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

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

耦冠綏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

屨之不可雙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從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手五三九 讀詩記卷九 十

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

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

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

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

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

曷為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

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

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

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折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為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三百九十五

讀詩記卷九

十一

劉通

無田音田甫田為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刀音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

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則莠盛矣無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矣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未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力轉反變兮古惠反總角古惠反兮居豈反未幾見

兮吐訥反突而弁兮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非，幼稚也。

○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

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

有童子婉變，總聚其髮以為兩角，非然幼稚如

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

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

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

亦未常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

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

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

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

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去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遂

海內之狡兔是盧為田犬也。○遂七旬反。令令纓環聲

孔氏云環在犬之額下如

人之冠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

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

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

○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獐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鬣

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

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鬣好貌

三百五十六

讀詩記卷九

十三

華

盧重音梅其人美且七才反德

毛氏曰德一環貫二也

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德才也

說文云德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相公微弱不

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釋文曰相公執亦名允隱

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榘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鰈古顏反齊子歸止其從

才用反

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
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
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鰈大魚。孔穎
達引孔叢子鰈魚其大盈車。鄭云鰈魚子以魴
鱣爲比。則鰈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鰈鱣
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
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
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

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
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
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
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鱣。

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鱣似魴
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鱣。
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

謂之鱣。

常容反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

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

遺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

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簞笄音弗朱鞞苦郭反魯道有蕩齊

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

笄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

之後戶也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朱

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

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

往會之。○釋文笄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乃禮反魯道有蕩

齊子豈弟開改反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

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灑灑眾也齊子豈

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

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灑灑作爾爾曰本

亦作灑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音問反行人彭彭失章反魯道有蕩齊子

翱翔

三百八十六

詩經卷九

十六

鄧信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

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溥于

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

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徨也。鄭氏

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

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

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

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朱氏曰遊教猶
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

於宜反

嗟刺魯莊公也。

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

齊人傷魯莊

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
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
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

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
亟而不能正。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
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
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

頌音祈

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頌長貌。朱氏曰抑
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
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

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
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侯不
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
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

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

○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

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

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

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
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
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
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
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
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肩題為捷黠射
之難中以○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中為俊

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
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貫兮四

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

清眉為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華四矢乘

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